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陳紀七

起疆圉作噩盡屠維大淵獻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

太建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爲太上皇帝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爲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及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三頁四
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
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
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
餘騎覘周師出溢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
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世辯粲
之子也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
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
南投陳國從之道衡孝通之子也丁丑太皇太后太
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
周師至紫陌橋 辛卯上祭北郊 壬辰周師至鄴

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
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
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
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
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
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
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
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弃
母不孝也外爲僞朝勦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
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四頁
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
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
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
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
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
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
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
畱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
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
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

璽紱於瀛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
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
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
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
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摠管齊上皇畱胡太
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
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顓等數十人奔青州使
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
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
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

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并爲改葬子孫各隨蔭叙錄家口田宅没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二月壬午上耕藉田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大

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爲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謀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克吾使乃與潛書曰足下謀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

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

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摠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蹠似之甚見

通鑑卷百十三
五
四百八陳古
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
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
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
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之踈屬有勇略久
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
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周師
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末安求救於
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谷渾使者
之下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旣亡永安何用餘生
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

以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之梁主入
朝于鄴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
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儉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
六卿致食勞賓還贄致享皆如古禮周主與梁主宴
酒酣周主自彈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旣親撫五絃
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甚厚乙卯周主自
鄴西還三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
二人若竒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周主之擒
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
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旣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

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
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
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
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
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
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
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
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
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
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

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
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
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
正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歛軍而退公當時賞功
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
其王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噐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
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
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
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
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自是詔

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
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
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
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
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
大笑曰誠如公言 己巳周主享太廟 五月丁丑
周以譙王儉為大冢宰庚辰以杞公亮為大司徒鄭
公達奚震為大宗伯梁公夔莫陳芮為大司馬應公
獨孤永業為大司寇鄭公韋孝寬為大司空己丑周
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

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

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

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

奢高祖勝而愈儉 六月丁卯周主東巡秋七月丙戌幸洛州

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於四方初魏虜西涼之

人沒為隸戶齊氏因之仍供廝役周主滅齊欲施寬

惠詔曰罪不及嗣古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

從罪配百代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戶悉

放為民自是無復雜戶甲子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

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叙四海

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九月戊寅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鄴 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南兗州刺史司空吳明徹督諸軍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帝銳意以爲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怒以爲沮衆出爲豫章內史未行有飛章劾景歷在省賊汗狼籍

坐免官削爵土 周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周主服縗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 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

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爲業 十一月壬申周立皇子衍爲道王允爲蔡王 癸酉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救徐州 初周人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

北齊人所弃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並盜而有之仍立劉蠡升之孫沒鐸爲主號聖武皇帝改元石平周人既克關東將討稽胡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既多又山谷險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周王從之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諸軍討之至馬邑分道俱進沒鐸分遣其黨天柱守河東穆支守河西據險以拒之憲命譙王儉擊天柱滕王道擊穆支並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擊沒鐸擒之餘衆皆降 周詔自永熙三年以來東土之民掠爲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沒爲奴婢

者並放爲良又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爲之死 己亥晦日有食之 周初行刑書

要制羣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 十二月戊申新作東宮成太子徙居之 庚申周

主如并州移并州軍民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 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爲丞相突厥佗鉢可

汗舉兵助之

十年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鄴辛卯幸懷州癸巳幸洛州置懷州宮 二月甲辰周譙孝王儉卒 丁巳周主還長安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凶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五口屬必爲虜矣明徹奮髯曰塞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并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

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裴子烈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前遣馬出時明徹苦背疾甚篤蕭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輦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第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旣多吾爲揔督必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第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

潰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
周蕭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衆騎繼之比日達
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暉獨全軍得還初帝謀取彭
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
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存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
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
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乃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
於今矣即日召蔡景歷每以爲征南諮議參軍周主
封吳明徹爲懷德公位大將軍明徹憂憤而卒 乙
丑周以越王盛爲大冢宰 三月戊辰周於蒲州置

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

甲戌周主初服常冠以阜

紗全幅向後襍髮仍裁爲四脚 丙子命中軍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大都督摠水陸諸軍事

鎮西將軍孫瑒都督荆郢諸軍平北將軍樊毅都督

清口上至荆山緣淮諸軍寧遠將軍任忠都督壽陽

新蔡霍州諸軍以備周 乙酉大赦 壬辰周改元

宣政 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戊

午樊毅遣軍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

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癸巳帝不豫畱止

雲陽宮丙申詔停諸軍驛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孝伯司衛上大夫摠宿衛兵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爲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已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内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葬

期旣促事訖即除太爲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疎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爲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旣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辯理帝使于智

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番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為皇后 辛巳周以趙王招為太師

陳王純為太傅 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得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摠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為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秋七月周主享太廟丙午祀園丘 庚戌周以小宗伯斛律徵為大宗伯壬戌以亳州摠管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癸亥周主尊所生母李氏為帝太后

八月丙寅周主祀西郊壬申如同州以大司徒杞公亮爲安州摠管上柱國長孫覽爲大司徒楊公王誼爲大司空丙戌以柱國永昌公椿爲大司寇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於婁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王官伯臨盟百官 庚戌周主封其弟元爲荆王 周主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甲寅上幸婁湖誓衆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 冬十月癸酉周主還長安以大司空王誼爲襄州摠管 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爲尚書僕射 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二

月甲子周以畢王賢爲大司空 己丑周以河陽摠管滕王逌爲行軍元帥帥衆入寇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家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摠管蜀公尉遲迴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爲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青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

救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
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
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
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
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
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
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視詣朝堂陳帝
八失其一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
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

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
奏多附宦官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
五高祖斲雕爲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
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
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諮諏善道脩布德政
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
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
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
俱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
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四十一
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
周立皇子闡爲魯王甲辰周主東巡丙午以許公宇文善爲大宗伯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爲皇太子 二月癸亥上耕藉田 周下詔以洛陽爲東京發山東諸州兵治洛陽宮常役四萬人徙相州六府於洛陽 周徐州摠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強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

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闞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爲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爲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

之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狗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摠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周罷南伐諸軍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

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天元旣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罍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旣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已常自帶纒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三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

天高上大之稱官必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黃眉墨粧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與造孽筆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官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皆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戊子周以越王盛為太保尉遲迥為大前疑代王達為大

右弼辛卯徙鄴城石經於洛陽詔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摠管並受東京六府處分三月庚申天元還長安大陳軍伍親擐甲胄入自青門靜帝備法駕以從夏四月壬戌朔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后吳人本出寒微生靜帝長於天元十餘歲踈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之乙巳周主祠太廟壬午大醮於正武殿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為趙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尙並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

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將令就國曾無深根
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慶神舉之第也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秋七
月庚寅周以楊堅爲大前疑柱國司馬消難爲大後
丞 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 丙申周納司馬消難
女爲正陽宮皇后 巳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
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
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元氏開
府儀同大將軍晟之女陳氏大將軍山提之女也八
月庚申天元如同州 丁卯上閱武於大壯觀命都

督任忠帥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帥樓船
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 壬申周天元還長安甲
戌以陳山提元晟並爲上柱國 戊寅上還宮豫章
內史南康主方泰在郡秩滿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
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上閱武方泰當從啓稱母疾
不行而徵服徃民間淫人妻爲州所錄又帥人仗抗
拒傷禁司爲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免官削爵
土尋而復舊 壬午周以上柱國畢王賢爲太師郇
公韓業爲大左輔九月乙卯以酆王貞爲大冢宰以
鄭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帥行軍摠管杞公亮郟公

梁士彥寇淮南仍遣御正杜杲禮部薛舒來聘 冬
十月壬戌周天元幸道會死大醮以高祖配醮初復
佛像及天尊像天元與二像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
長安士民縱觀 甲戌以尚書僕射陸繕爲尚書左
僕射 十一月辛卯大赦 周韋孝寬分遣杞公亮
自安陸攻黃城梁士彥攻廣陵甲午士彥至肥口
乙未周天元如溫湯 戊戌周軍進圍壽陽 周天
元如同州詔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淳于量爲
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左
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前豐州刺史臯文奏

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

壬寅周天元還長安

癸

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將軍魯廣達

帥衆入淮是日樊毅將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武

毅將軍蕭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戊申韋孝寬拔壽陽

杞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辛亥又取霍州癸丑

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摠水步衆軍

丁巳周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

十二月戊午周天元以災異屢見舍仗衛如天興宮

百官上表勸復寢膳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

宮人外命婦大列伎樂初作乞寒胡戲 乙丑南北

充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
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
江北之地盡沒于周 周天元如洛陽親御驛馬日
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
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輒加譴責人馬頓仆
相及於道 癸酉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
烈鎮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鎮柵口前信州刺史
楊寶安鎮白下戊寅以中領軍樊毅都督荆郢巴武
四州水陸諸軍事 己卯周天元還長安 貞毅將
軍汝南周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之於
上云其欲反上執其兄定州刺史法僧發兵將擊法
尚法尚奔周周天元以爲開府儀同大將軍順州刺
史上遣將軍樊猛濟江擊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
降於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欲叛還若
得軍來自當倒戈猛以爲然引兵急趨之法尚陽爲
畏懼自保江曲戰而僞走伏兵邀之法尚僅以身免沒
者幾八千人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陳紀八 上章因
敦一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

太建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廟 戊戌以

左衛將軍任忠為南豫州刺史督緣江軍防事 乙

卯周稅入市者人一錢 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門

學釋奠 戊午突厥入貢于周且迎千金公主 乙

丑周天元改制為天制敕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

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癸

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

通鑑卷二百二十四
軍揔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温妻
尉遲氏蜀公迴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
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襲韋
孝寬并其衆推諸父爲王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
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
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温亦坐誅天元即召
其妻入宮拜長貴妃辛卯立亮弟末昌公椿爲杞公
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爲三百六十重
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
又令虎賁持釵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爲成天

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
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
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
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
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學博士西城
何妥曰昔帝嘗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
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
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
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
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

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 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繕卒 己巳周天元祠太廟己卯大雪壬午幸仲山祈雨甲申還宮今京城士女於衢巷作樂迎候 五月癸巳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僕射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

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竒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旣爲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公隨公行且爲壽陽摠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爲揚州摠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陵劉昉素

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正舉大夫顏之儀並見親
信天元召昉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
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
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暮御正下
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
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
侍疾裘暎之孫也是日帝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
堅揔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
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選嗣
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

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
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
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旣受敕並受
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
爲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
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
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丁未發喪
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
阿史那太后爲太皇太后李太后爲太帝太后楊后
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爲

尼以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
綜理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贊爲上柱國
百官摠已以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邦國公楊
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
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
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爲大冢宰譯自攝大
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
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
以壓衆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官爲丞相府
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貴置左右將之東宮

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貴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
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貴嚴兵
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貴諭
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貴遂典丞相府宿
衛貴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爲丞相府長史劉昉爲司
馬李德林爲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
海高頴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
遣楊惠諭意頴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
成頴亦不辭滅族乃以爲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
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

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
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
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爲信然
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刪略舊律作
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
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
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
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頰
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
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

管尉遲迴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迴子魏安公惇奉
詔書召之會葬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爲相州總管
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
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彭
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
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
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
王皆至長安 庚申周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
精志者簡令入道 周尉遲迴知丞相堅將不利於
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迴遣其大都督賀

通鑑卷一百七十四
蘭貴齋書候韋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
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
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為
藝黨於迥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
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
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
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
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出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
六韓裒詣迥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
之備迥聞之殺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

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
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本欲
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
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
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
韋孝寬為行軍元帥郕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
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
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總管以討迥弘度
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
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迥發喪尚希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衰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
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迴覺追之不及
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
畢刺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掩
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贄爲大冢宰杞公椿爲大司
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爲益州摠管睿禦之子也 周
遣汝南公神慶司衛上士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
厥晟幼之曾孫也又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
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
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

久之病死於蜀

周青州摠管尉遲勤迴之弟子也

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統相衛黎洛貝趙
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
榮州刺史邵公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
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州摠管司錄席
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迴懷
縣未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迴使其所署大將
軍石遜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
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
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恒州上大將軍

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朮州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鑲金帶遺堅十三鑲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

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迴子誼爲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迴遣宇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迴殺其妻子迴遣檀讓徇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胄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鄭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迴己酉周以柱國王誼爲行

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顛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殺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負貫及姪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爲堅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

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僞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反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

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癸丑周主封其弟衍爲葉王術爲郢王 周豫荆襄三州蠻反攻破郡縣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慙慙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卽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

悅府司錄高頴請行堅喜遣之頴受命亟發遣人辭
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
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
消難以卽隨溫應上順沔僂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
來降遣其子永爲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爲
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
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
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趣南
兗州 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
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爲行軍

元帥以討謙 戊辰詔以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陸
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 梁
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
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
猥蒙顧託梁主奕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
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迴連謀以爲進可以盡
節周氏退可以席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
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
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
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舊

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復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頴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頴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旣度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迴弟勤帥衆

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入賀妻子幹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擊言將射弘度弘度脫堦整謂迴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還亂兵不

許便辱妻妾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詈自矜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迴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阮之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老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達拏暹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

將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爭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爭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

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韋孝
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
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主聞迺敗謂柳莊
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
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
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爲黃沛二人皆恃功驕
恣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踈之恩禮漸
薄高頰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
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
乃以高頰代昉爲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

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
猶以恩禮慰勉之 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周之

郭默城丙子淳于陵克祐州城 周以漢王贇爲太

師申公李穆爲太傅宋王實爲大前疑秦王贇爲大
右弼燕公于寔爲大左輔寔仲文之父也 乙卯周

大赦 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鄭州司馬消難擁其衆

以魯山甌山二鎮來奔初消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段珣將兵圍順州順州刺史周法尚不能拒棄城
走消難虜其母弟而南樊毅救消難不及周亳州總
管元景山擊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與南徐州刺史

宇文弼追之與毅戰於漳口一日三戰三捷毅退保
 甌山鎮城邑為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之鄆州巴
 蠻多叛共推渠帥蘭維州為主以附消難王誼遣諸
 將分討之旬月皆平陳紀蕭摩訶等攻廣陵周吳州
 總管于顓擊破之沙州氏帥楊永安聚眾應王謙大
 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之楊素破宇文胄於石濟斬
 之 周以神武公竇毅為大司馬齊公于智為大司
 空九月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惠為大宗伯 丁亥周
 將王延貴帥眾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延貴 壬
 辰周廢皇后司馬氏為庶人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

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
 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甲寅日有
 食之 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周梁睿將步
 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
 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憙高阿那肱乙弗虔
 等帥眾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
 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
 擊憙等破之會梁睿至憙等遁去睿自劔閣入進逼
 成都謙令達奚憙乙弗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
 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憙虔以城降謙將麾下

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
阿那肱劔南平 十一月甲辰周達奚儒破楊永安
沙州乎 丁未周勛襄公章孝寬卒在邊境屢抗疆
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
在軍中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入私室人
以此稱之 十二月庚辰河東康簡王叔獻卒 癸
亥周詔諸改姓者宜悉復舊 甲子周以大丞相堅
為相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
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
受王爵十郡而已辛巳殺代曩王達滕聞王逌及其
子壬申以少冢宰元孝矩為大司徒 是歲周境內
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